

还看今朝

葛水平



我在挂历上看见西欧19世纪末象征派画家莱昂·弗雷德里克的油画作品《冰河·急流》。画中人类从遥远的洪荒时代逐浪而来。一嘟噜，一嘟噜，形成一条美丽的涌带。生命在水中，一切朗照在澄明天空之下，彼此依存、依托，像呼吸一样散布在潮湿的林地，并具有浮云乱飞的形象和气势。我想到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女娲在河畔抟黄土做人，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用水和泥做人，是生命最早诞生形成的一个升调，在并不必然的联系中，莱昂·弗雷德里克的画和女娲抟黄土做人，不谋而合了人类诞生并成长理想福地——河流、湖泊。

我来到一座伴水而生的城市：武汉。也是全球同纬度地区和长江中下游湖泊型湿地的标志性水域。4月的武汉武湖湿地是一首诗：“关关雉鸣，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激赏、称之为最得风致的《诗经》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在武湖湿地东荆河汇入长江的大河口，正值雨过天晴，蒹葭青绿，虹消云散，阳光朗照，落霞与孤鹜齐飞。婉转响亮的鸟鸣声几欲将人淹没，而脚下的一江春水，大浪淘尽了多少千古风流人物？远去的是朝代更迭，而我们的到来似乎是深入了过往岁月的跋涉。过去到现在，长江两岸，一幅水墨淋漓的山水长卷，走进卷首，才发现一切变化都是时间内的变化。

“水涨船头晓雾横，拍波鸿雁弄春晴”。风清气静，生命活在澄如春水的境界，是最为美丽的。没有轻纱般柔曼的薄雾弥散，没有烟云般朦胧的细雨飘洒，唯有可触摸的、自由自在的长江水，它的盛装，它的季节中的万般变幻，它的蜿蜒伸展，在进取中百折不挠的奔流，亘古不变的存在，是生命膜拜的不朽力量。

文化是一方水土的灵魂，寄居着美好，是人文和历史的载体。武湖湿地区域与上游的洪湖鸟林、下游的武汉经开区大青山、小军山、纱帽山和赤矶山皆为三国时期的古战场。一方水土一片记忆，一种文化一份联结。

三国时期，吴魏在此屯兵交战，蜀汉诸葛亮的屯兵遗迹和故事，千百年来为这里的人民津津乐道。明末张献忠、清代洪秀全、近代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汉会战等，都曾在这一带鏖战。历史仅仅是作为背景的铺陈，只是武湖湿地的一个侧面，更多的侧面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捕捉。

东注长江的东荆河为汉水支流，入江

口即为武湖湿地。“鄂南东荆，西承汉水，东接长江。洋洋洒洒，浩浩荡荡。奔走几百里，泽润数万方。”

旧时东荆河，性格恣狂，泽国千里，疮痍满目。民国20年（1931年），贺龙元帅领导的红三军与乡民一起筑坝了分盐河口与西荆河口，东荆河水才趋向稳定，按照人们的意愿汇入长江。

东逝的长江水为我们托出呈现在的武湖。晴好的春天，万物透出它的原色，和武汉市其他湿地相比，武湖湿地连通长江，水位随长江水位变化呈季节性变动，物种多样性相对丰富。每年9-10月份，候鸟会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起飞南下越冬，有的飞到云南越冬，更远的会飞往东南亚甚至澳大利亚。武湖湿地是候鸟迁徙停歇地之一，高峰时，万鸟齐飞，景象壮观。

二

“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已于千古矣。”灵秀之美，舟楫之利，人们往往喜欢择水而居。凡是有河流的地方，无论是大江还是小河，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都是经济社会发展发达的地方，都是交通四通八达的地方，都是文明程度较高的地方。

时间走回到上世纪50年代，武湖经常性受两大灾害侵袭。一是发大水，二为血吸虫。

为了修堤固水，经20多年奋战改造家园，武汉经开区先后投入255亿元，围绕防洪、排涝、治污水、保供水进行综合治理，基本建成水安全、水环境保障体系。终于在党和人民筑起的百里长堤内，呈现出空前的祥和与安澜。

远处青山如黛，绿云覆盖；近处草木葳蕤，葱葱葱葱。现在的武湖湿地保护区内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共有364种，23个群系。珍稀及保护植物有银杏、杜仲、水杉、樟树、野生莲、香果、铜钱树、兰草等，其中银杏、水杉、野生莲、野大豆均为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阳光隐匿，凉风习习，清风拂面，空气清冽，在这样的环境中行走，不宜于欣赏，更宜于抒情。

等待花开

弥生（日本）

这两天下雨，我隔着窗往外看，雨声淅淅沥沥地滴在墙角刚刚冒出绿叶的枇杷树上，毛茸茸的窄窄长长的叶子承接不住，雨滴便快速落到地里。庭院里原本是铺了草皮的，但因为最近疏于打理，长出了一丛一丛的野草，野草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认识的是蒲公英，已经开了几朵黄灿灿的花，现在在雨里，有些无精打采。

因为接连下雨，气温降低，原本预定的吉野樱开花的日期，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拖后，让专门为看樱花而来的朋友心里焦急。

“这樱花啥时满开呀？”她在宾馆里隔着手机屏幕问我。

看着电视里被作为开花预测的那支樱花在雨里瑟瑟发抖，全枝的花骨朵只有一两个才露出尖尖的一丝粉红，我叹了一口气：“还得些日子呢。”

去年的这时候，樱花已经满开，只是因为一位原本每年都会一起去赏花的朋友病了，使得我整个花期里都在惦记着她们的康复，便没有了以往每年到处赏花的心情了。

赏花也需要一个好心情，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欢喜与愉悦，不然，你怎么能把花神那么神秘的声音听清楚呢？

今年，女友从上海专门飞来赏花，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告诉她今年的花期也应该是3月下旬，因为3月下旬是日本的毕业季，学生们都会在樱花满开的季节里从所在的学校毕业，他们的礼服盛装与盛开

的樱花一起，会成为他们人生里很重要的一个记忆，也会成为他们迈向下一步的出发点。

“那我3月中旬去吧。”女友说。

女友等待了快两周，竟有一半的时间在下雨，雨中的樱花树保持着一片宁静，偶尔看到零星的花朵，也都不是吉野樱的品种，这个春天的主角迟迟不肯在眼下雨雨的环境里绽放它的笑脸。

隔着屏幕，我们相互叹气。女友说她回程是30日的机票，不甘心没赏到花就这样离开，我说：“能不能改一下归程，晚走几天啊。”在我对花季的记忆里，每年都是在3月的匆忙和不经意间，樱花已经粉白粉红铺天盖地，正当抽出时间约朋友准备去赏花时，风起雨落，只剩唏嘘，于是只好期待来年，而整整一年的春去秋来，会改变很多事，也会改变人的很多心情。

女友说：“随着离开的日程一天天将近，说没有焦虑是不可能的，但春天花会开的，是吧？”

“等待”这个词坚持中有期盼，然而望着外面的风雨交加，今年的“等待花期”变得有些磨人，有些漫长，有些无奈，也有些焦急。

“我以前也有过一次等待花开的经历。”她说，“2016年的春天，我去了美国密歇根州的兰辛。到达的当天已经是深夜了，看不清街道上的景色。”

“我住在一家临街的民宿里，我的房间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面向街道。那条街不宽，很安静，第二天早上当我醒来，第

千寻石径通幽处，黛瓦灰墙蓄书香。武湖湿地轩辕书社在军山新城设法山三国历史文化公园南侧、川江池畔，与鲁迅书店隔湖相望。掩映竹木，书盈四壁。书社内陈列近千册大家名作，同时展示武汉经开区因车而建、因车而兴，讲述中国汽车文化产业发展故事。

三

夜色朦胧时分，听远方浩荡的船舶声从河道上隐约传来。忽然感觉到，有一种莫大的亲切感萦绕在我们的身边、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之门。不得不承认，大自然的美是没有地域、界限之分的，一切能打动人的事物，都是大自然体现出美的一种形式。它一直在默默无闻地付出，承载着人间的使命。

良好的保护、丰富的植被和适宜的气候，使一些野生动物开始在这里出没、栖息和繁殖。主要有野猪、野羊、猪獾、狗獾、华南兔、松鼠、赤麻鸭、绿头鸭、猫头鹰、野鸡、乌梢蛇、湖北金钱蛙等，它们大多分布在武湖湿地内的狮子口、桂家台、明华、海潮寺等处。

申报国家湿地公园一项重要的标志就是看能否为湿地水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栖息、中转、越冬、繁衍环境，使之更加有利于候鸟的迁徙。

武湖湿地是一个鸟的世界！茂盛的植被、葱翠的森林和温馨的湿地为水鸟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和适宜的繁殖场所。区域内不光有白额雁、鸬、苍鹰、鸳鸯、红隼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还有很常见的白鹭、白鹤、雉鸡等60多种其它鸟类，不同鸟类在这里都有着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

4月，江水流风回雪，迷离如云，淋漓如黛，飘逸、飞扬，“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面对长江再听一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就像物理学中的“场”一样，有一股烟云凉凉的意绪。此刻，如站在一本书的后记中，感受江河画卷真实的宏伟与美妙，更加确信人类与水的关系。尽管人类存在各种各样的弱点，可人类的确是惟一在渐渐摆脱生存危机后、又不懈努力营造生存环境的强者。

武湖湿地的魅力来自于有生命的长江，长江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历史与文化，无数风流人物横刀跃马，纵横捭阖抑或潇洒高歌，风景无限广博之中，长江的涌流、豁达、深邃、豪放，让你感觉到了力在腾跃。长江跨越远古的历史，跨越千年，梦着生命涌动的季节，梦着自由的愿望。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一眼看到映在窗帘上的树枝的影子时，还以为是花的影子，兴奋地拉开窗帘一看，哪里有花，窗外的树连花苞还没出。

“那段时间，我每天步行去河边、去湖边、去逛老城的街道，感受着天气的变化，也观察着树木的变化。不出门的日子，我就坐在窗前看书，或看窗外走过的遛狗的人、嬉戏的松鼠、那些不知从哪儿飞来的叽叽喳喳的鸟儿。日子是一天一天数着过的。终于有一天，我早上拉开窗帘时，看到树上的花开了，先是一朵两朵地开，然后是一簇一簇地开，再后来是千树万树遮天蔽日的花开。街边的树也是一天一颜色，从最初青涩的黄绿，一点一点地变成嫩绿，到花落满地的时候，小豆芽就伸展成一片片绿叶，满街的树也都是片新绿了……”

我沉浸在她的描述里，仿佛跟随她坐在那扇窗前，看到了那些花开，那些绿叶，那些风景，也仿佛看到了一个独处的女子，在这场等待春天等待花开的过程中变得安静和美好。“人是该学会等待的。”她静静地说。我赞同。

等待有时确实让人备受煎熬，这时更需要静下心来，顺其自然，相信春天，相信春会暖花会开，不是吗？樱花已经在默默积蓄能量了。

“在等待中磨练自己的心性，也在等待中学会了等待。”她说得真好，如果时间不等人，那么就让我们等待花开吧，等待的分秒秒都用心的话，那么，这个春天的花季就是美丽和有意义的。

去年11月，定居上海的中学同学在微信上拉了一个小群，群友都是当年在中学校园里参加过文学社的同学。因此，我也联系上几位中学毕业后就“失联”的旧友，其中有位比我低一届的师妹，有一天，她在群里晒了几份旧日手稿，居然是她30多年前当文学社主编时保存下来的社员作品，有一份就是我的散文诗《夏夜》。

看着当初稚嫩的手迹，还有生动却不免编造的情节和细节，真是百感交集。那时应该是1988年，我住校读高中，每个月要十几块钱的伙食费。写字的方格稿纸也舍不得买，用的是好朋友给的纸张，但是我写得很认真，一行一行整齐有序。

那一班文学社的成员，大多是当时就在或者后来转入文科班的，而我算是一个异类，是理工科班的学生。虽然从小学起就钟情情文字、喜欢在日记本里编故事玩，但在高二面临分科的选择时，我这个文科成绩不错的尖子生还是随大流地选择了理科。那时的我自认聪明，也深受当时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说法的影响，忍痛割爱，和文学这个“初恋”十分理智地选择了分手，以为和她从此分道扬镳。

我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读的本科和研究。上世纪90年代初，在中科大读书，尤其是前面5年本科，绝没有“六十分万岁”的轻松。繁重的学习压力之下，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对于学的那份情愫，也只能继续痴缠于“暗恋”状态了。

那几年的“暗恋”，虽然不曾让我在文学上取得什么耀眼的成绩，却也留下几缕令自己欣喜的回忆。大学里看报看杂志，让我常常手痒，写了稿子再在方格稿纸上誊清了出去。记得那时在《中国青年报》《百花园》等报刊发表过小散文、小散文和小小说。有一次，班里一位同学告诉我，他和女朋友在合肥的调频电台听到主持人朗诵了我的诗歌，我的惊讶和喜悦真是难以言表。

在中科大读研期间，我和文学进行了一场最值得书写的恋爱，而那场恋爱是“网恋”。那时，网络以及网络文学方兴未艾，我这个平常喜欢写画画的人，发现了一个广阔的释放空间。研究生期间，中科大BBS在我的生活里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很多重要的朋友都是在校园网上结识的。那3年，我在网络上写了不少文字，还一度担任学校BBS上“话说红楼”版面的版主。自1998年后，我开始担任网络文学月刊的编辑，曾在网易等门户网站担任专栏作者，也曾许多海内外网站上发表文章。这段“网恋”，算是颇有成果。

在中科大读完研究生后，我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继续攻读学位。在国内，我虽然是理工科学生，但大体的文化氛围在那里，耳濡目染的中文环境在那里。到了美国，面对强烈的文化冲击，我一度以为将从此和中文绝缘，和文学绝缘，却不料这是一条绝处逢生的文学之路，一段柳暗花明的文学之旅。

作为一个对世界和人类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域，我第一次体会到在中国生活了26年的意义，读了18年书的意义。

我的文学之恋

应帆（美国）

义，以及中文和文学对我的影响和牵引。

在康奈尔读书的第一年，我旁听了一门英文写作课。那门课的名称十分有趣，就叫“诗歌、阅读和扯淡”。这是给低年本科开的一门英文诗歌赏析和写作课，这样的名字大约也是为了吸引年轻学生吧。教课的是一名英文系博士生，为人十分友好。我把自己的几首中文诗翻译成英文在课上课下讨论，他十分热心，还专门帮我修改。我至今记得他说诗里最好不要用“爱”啊、“孤独”啊之类的大词，又说虽然我有时遣词造句不符合英文规矩，却十分新奇有趣。他也很好奇我们在中国都读哪些英文诗歌，比如狄金森、惠特曼和金斯堡等诗人在中国有多少人知道，又问李白的《长干行》等作品在中国诗歌处于什么地位等等。

在美国上班之后，我开始订阅大名鼎鼎的《纽约客》杂志。十几年读下来，不仅对我的英文阅读和写作有莫大的帮助，更让我了解到美国社会的林林总总以及世界文化的方方面面。

看得多了，自己也想写，我后来又报名参加英文写作班。小说写作课老师是位年轻女子，她说得很直白：你写的故事很吸引人，但是你的语言是个致命伤。

没想到，写作班的第二位老师对我写的东西大加赞赏，并且鼓励我说：“语言不是个问题，自己可以一改再改，编辑也有责任帮你修改。”他还说：“你的小说理应该发表，并且应该在很好的杂志上发表。”我一时得意，就把他帮我修改后的小说稿给《纽约客》寄了过去，后来收到了一封退稿信。

写作班更大的收获是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人。我们当时一个班的人，有几个常常聚会交流。那一两年里，我们延续写作班的传统，每个月聚会一次：聚会之前，互传彼此最新的文字，聚会时互相当面评判和指正。

上英文写作班让我意识到中文写作对我的意义。这段和外国友人在文学上的切磋和交往，成为我和中文写作的一段“异国恋”。这段“异国恋”还诞生一个比较美好的结晶：几年后，我和一位外国友人合作了一部电影剧本《黄山的儿女》。

出国快20年。最初几年，我在国内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有女知秋》，并在期刊上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说。过去几年，在包括《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内的各类海内外报刊上发表了百余篇文章之后，我自觉自己的写作更为稳健和成熟。在各位师友的帮助下，我又开始在国内期刊发表一些文字。过去一年，在海外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和诗集。

如今，我和文学、和中文写作，经过了初恋、暗恋、网恋和异国恋之后，最终两情相悦，携手走进了一段实实在在的“婚姻”。



纸封子

唐定伟

朋友来访时捎给我份随手礼，让我眼前为之一亮。不为礼物本身，一包鸡蛋饼，在物质充盈的年月，不再是耀眼的存在。

吸睛的是食品的外包装。包装设计别出心裁，与当前大部分产品外包装光鲜亮丽、印刷精美有些背道而驰，走的是怀旧复古风。一堆鸡蛋饼，被一张印有商家和产品信息黄色牛皮纸裹上后，再在正面放上一小张条形红纸，然后用黄色麻线扎个十字结捆上，外留个方便顾客提拎的提手。整个包装显得古香古色，简单素洁，周周正正，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下包裹零食的纸封子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点，是当时纸封子用的多是空白牛皮纸。

望着眼前的礼物，我瞬时思绪纷飞，关于纸封子的记忆不觉涌上心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型包装材料尚未大量出现，包装食品用的是纸封子。

纸封子之所以能在心头留下烙印，只因承载过幼时的零食记忆。在当时的农村，纸封子广泛应用于零食打包。尤其是在传统节日到来时，亲邻之间相互走访，通常会捎上一两个纸封子，作为随手礼。这样既没失面子，不至于两手空空进门，又花费不多，实是为两全其美之举。纸封子包裹的内容物，多是小花片、麻花、麻枣、鸡蛋饼等当下小孩儿瞧都瞧不上一眼的粗糙零食。家境好的，也会包裹大白兔奶糖，只是不常见。纸封子的重量也是有讲究的，除个别顾客有特殊要求外，通常一斤居多，多个则两斤。符合人们的饮食习惯，不至于吃多生腻。

纸封子有个缺点，即便包扎得再紧，也难以做到绝对密封，阻挡空气中水分进入，易导致食品吸水受潮。因而精明的商家不会预备过多的成品，免得受潮不好脱手。纸封子现包现卖居多。顾客需要什么，告诉售货员。售货员

将零食过秤，拿出牛皮纸平铺于案板，把零食倒上，然后折纸打包，放上一小片吉利喜段的条形红纸，从成捆的黄色麻线中扯下一段，将纸封子捆上，扎个十字结，留个提手，剪断麻线，大功告成。对于熟手，整套流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既省时，又能获得顾客赞誉。倘若是个刚入行的新手，打起包来，不仅动作慢，打出来的包松垮，而且也无造型，外形难看，招致顾客埋怨。

幼时家贫，最盼有亲戚拜会父母。亲戚一来，纸封子必定有之。看见纸封子，我就两眼放光。有时甚至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亲戚送给父母的纸封子。往往是父母前脚接过礼物，我后脚就会尾随过去一探究竟。大部分时候，我只敢看看，闻闻，摸摸。只因父母有言在先，礼物要作正用，馈赠他人，节省家里开销。当然，贪吃是小孩天性，作为小馋猫的我，更不例外，我也有被纸封子内的零食诱得垂涎三尺，忍不住拆包偷吃，招致父母责打的时候。后来，我慢慢变得鬼精起来，不再拆包偷吃，改由从包装袋缝隙处一点一点往外掏，避免了拆包后难以复原的困局，一次次地偷吃成功。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偷吃鸡蛋饼时，被甜滋滋、香喷喷的鸡蛋饼诱得太深，没踩住刹车偷吃太多。后来，鸡蛋饼经父母转送本家婶婶，碰巧婶婶小气抠门，复称一转，少了二两，将情况反馈给了父亲。我没扛住父亲审问，承认偷吃了几个，结果挨了狠狠一通骂。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经济飞速发展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洪流中，纸封子逐步被精美的产品外包装替代，人们的消费习惯也由当初的送礼送物品变成了直接掏红包，纸封子在市场上逐渐日落西山，直至基本消失。如今，再睹旧物，不觉忆起童年那段岁月和勤俭持家的父母……